

七九河开

韩丽敏 ■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七九河开

韩丽敏 ■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九河开 / 韩丽敏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033-2529-8

I. ①七…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2386号

书 名：七九河开

作 者：韩丽敏

责任编辑：王大亮

责任校对：刘 颖

封面设计：睿思视界

插 图：夏思涵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 jfjchs@126.com

印 刷：北京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16

字 数：280千字

印 张：19.5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33-2529-8

定 价：33.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一九二六年初春的古都北京，愁云惨雾，黯淡阴森。军阀灯红酒绿、野蛮统治，百姓沿街乞讨、水深火热。

三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交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奉军入关占领京津一带，消灭国民军，于三月十二日，公然派两艘军舰，掩护奉军进入大沽口。驻守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在以旗语制止无效的情况下，发空炮警告，日舰竟悍然以实弹炮击国民军阵地。国民军忍无可忍，开炮还击，将日舰击退。十六日，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援引《辛丑条约》，向中国外交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撤除大沽口炮台，撤走国民军，严惩驻守大沽口的军官，并付数万元损失赔偿费；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却趁机云集大沽口，陈兵海上，进行威胁。

北京各界团体代表向执政的段祺瑞临时政府请愿，要求驳回八国的最后通牒，切勿屈服。但是，执政府的卫队却用刺刀刺伤了几个代表。一时间，京都群情激愤，舆论沸腾。

三月十八日，由北京各校、各社会团体组成的万余人的请愿团，到天安门前集会，要求“驳牒”“逐使”。

李大钊在集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他的演说，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请愿者的革命情绪，他们一路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政府”“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口号，前往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

铁狮子胡同是北京城最古老的胡同之一，因胡同内明朝崇祯皇帝的宠姬田贵妃之父田畹宅前摆着一对铁狮子而得名。清朝时，这条胡同里还有和亲王府、和敬公主的赐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段祺瑞的临

时执政府就设在铁狮子胡同的和亲王府。

请愿团浩浩荡荡，向铁狮子胡同缓缓前行。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汪一琛，就走在这支请愿队伍的前头。忽然，前面枪声大作，游行队伍的秩序随之大乱。

原来，前面的队伍进入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军警立即封闭出口，用机枪、刺刀、铁棍，用最野蛮、最残酷的手段，开始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

汪一琛和她的同学们，都在队伍前头，最先进入铁狮子胡同。

子弹乱飞，大棒乱舞。赤手空拳的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顽强地同军警搏斗。

人们一批一批地倒下，地上鲜血横流！

汪一琛眼看着自己的同学一个个在枪弹中、棍棒下倒地，她不顾个人安危，冲过去和军警扭打，企图将同学们救起，却被后面来的棍棒打倒。

恍惚间，她感到自己被扛了起来……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段祺瑞执政府就发表公告，诬陷“三一八”事件是李大钊等人“假借共产主义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闯袭执政府”，“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并下令通缉组织要犯。

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北京城里大街小巷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告示。

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古老的北京城，一大批进步人士被秘密处死。《京报》社长、主笔邵飘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五四”运动、“二七”罢工、“三一八”惨案中，以自己主办的《京报》为阵地，坚决站在民众一边，敢于说真话，敢于揭露事实真相，军阀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三一八”惨案后，这位新闻界的著名报人，于四月二十六日，在天桥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年仅四十岁。

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些学科被迫解散,汪一琛被校方一封“函该生知悉”的信,驱逐出校。

汪一琛十六岁来到京都,凭着扎实的国文功底,考取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三年来,她一直把这里视为自己的家,如今被驱逐,十九岁的少女一时间感到没有了依靠,仿佛成了一叶无港可泊的小舟。她踟蹰在愁云密布的京城街头,那种不知哪里才是安身立命之处的情绪,再一次将她紧紧缠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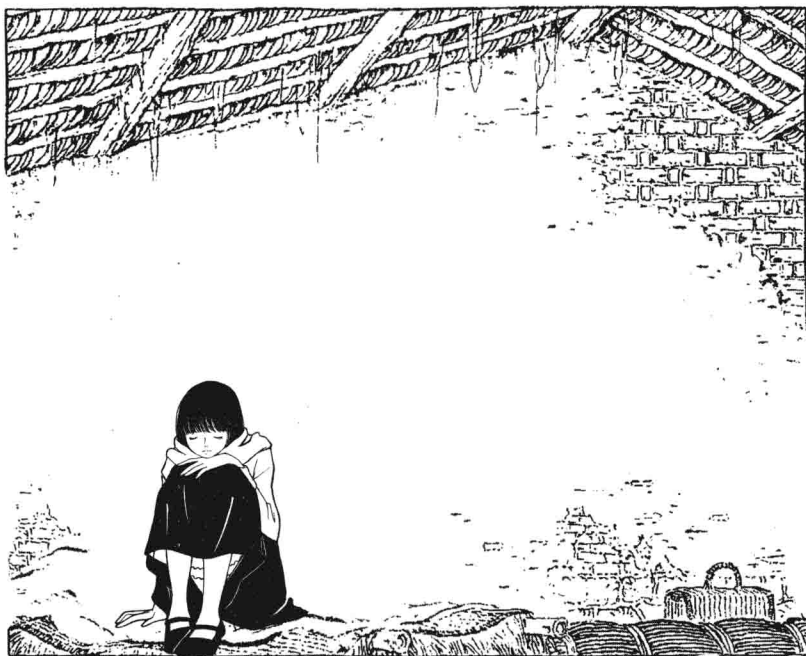
无奈之时,她想到了宣武门外的“安徽旅京学会”,她曾经去那里参加过同乡会。

在“安徽旅京学会”,汪一琛好说歹说,才借到一间小屋。但是,人家有时间限定,半个月的期限一到,必须立即搬出。

斗室小屋,尘土堆积;蜘蛛网封闭着窗子,挂满了屋顶墙角;破碎的砖头、瓦块,发霉的朽木、烂柴,满地皆是;墙壁剥落损坏,污秽不堪。汪一琛忍着身上的伤痛,收拾出一块可容身体躺一躺的地方,又到门房老人那里讨来一些柴草铺上。

有了这个可以栖身的方寸之地,汪一琛一下子瘫软下来。人的意志就是这么怪,无处可靠时,再苦再难都能挺着,一旦有地儿可依了,即便条件再简陋,也会立刻松垮下来。汪一琛躺在柴草上面,环视着小屋四周,那破烂不堪的样子和无处不在的蜘蛛网,令她的心万分酸楚。这股酸楚的波涛,触动了她灵魂深处最为敏感的神经。

三年前,她含泪、含恨离开烟雨蒙蒙的扬州,一路北上,来到北京。之所以一心要到北京,是因为她知道这里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思想、旧礼教的地方,她希望通过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掌握新知识、新文化,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京城读书的这几年,她接触了一些进步仁人和青年,明白了个人命运与整个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道理;她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撰写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文章。然而,学潮搞了半天,革命革了半天,到头来自己的命运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沦落到如今这种境地,难道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今后自己该怎么办、该去往哪里?哪里才是自己的归宿……



汪一琛在苦思冥想中,思绪回到最不愿回望的扬州,一直不愿碰及的记忆之门,在这个斗室不知不觉地悄然开启。

2

汪一琛祖籍安徽歙县,父亲是清末举人。她有个哥哥,只是这个小哥哥在她还没出生的时候,便溺水身亡。汪一琛的降生,冲淡了父母双亲丧子的悲痛,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份欣喜和希望。她一落地,便被亲昵地称呼为“琛儿”。从此“琛儿”就成了她的乳名。

举人学富五车,但他还是翻遍各种辞书典籍,给琛儿取了个很雅致的学名——汪一琛,“琛”乃珍宝,举人给女儿取名“汪一琛”,意谓“汪家的一件珍宝”。

琛儿四岁那年,母亲因肺病撒手人寰,撇下她和刚满两岁的小弟弟。不久,小弟弟出天花夭折。两年后,积劳成疾的父亲,也病死在歙县任上。

举人病重期间,将琛儿托付给远嫁到扬州的妹妹。妹妹的婆家是扬州城里有权有势的大户。举人清楚,女儿今后的日子将寄人篱下。但他没有其他办法,自己除了这个妹妹,再没别的亲人。他恳求妹妹,再难,也要把琛儿养大成人,这是他唯一的骨血。他告诫妹妹,将来给琛儿选婆家,不求男方家里多么富有,只要夫婿人品忠厚,足矣。

举人入了土,六岁的琛儿随姑姑来到扬州城。

琛儿聪颖过人,三岁就跟着父亲认字,五岁能熟读《三字经》《千字文》《唐诗三百首》,七岁便能写诗作对。

琛儿在姑姑家里渐渐长大,出落成一个文静、端庄的姑娘。虽然上苍没有赐予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容貌,但身上涌动着的才情,以及与众不同的忧郁特质,却另有一种醉人魅力。在姑姑家里,她从不多说一句话,说话做事处处小心谨慎。她不愿因自己的缘故,给姑姑

带来哪怕一丁点儿的麻烦。

琛儿的姑父一共娶有四房妻妾，姑姑是正房，且只有姑姑生育了一双儿女，其他三房均棵苗不长。但琛儿发现，姑姑虽然贵为正室，可在家中的地位，却不及三个姨太太——哪个姨太太都可以对姑姑吆五喝六，而姑姑一向逆来顺受。更让琛儿无法理解的是，姑姑那一双儿女——自己的表哥表妹——也对母亲若即若离。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曾悄悄问过姑姑，姑姑仿佛有难言之隐，除了轻轻叹气，什么也不说。有一次，她无意中听到两个丫鬟背后嘀咕：谁让大太太外边有人，活该老爷不待见。这使她想起父亲曾对她说过话：姑姑出嫁前在家乡有意中人，婚约都订过，可被来歙县办差的姑父看中；姑姑死活不答应，怎奈姑父家有权有势，加之歙县县丞亲自上门提亲，最终还是远嫁扬州。听听丫鬟们讲的，再想想父亲说的，琛儿明白了一件事：姑姑虽然生活在富贵之窝，但心却很苦。

自从听了丫鬟们的背后嘀咕，琛儿便更加体贴姑姑、心疼姑姑。她做梦都想着有那么一天，自己能够将姑姑带出这个深宅大院，让她过舒舒坦坦的日子。可要实现这个愿望，自己必须长本事。

虽然，姑父对姑姑缺少温情，却视一双儿女如掌上明珠，从小就注重对他们的教育，给孩子们请了私塾先生。平日对丈夫无一所求的姑姑，在琛儿到来之后，跪在丈夫面前，求他允许琛儿跟着表哥表妹一同读书。姑父在这个问题上，倒表现出少有的通情达理，一口答应下来。

琛儿读书非常用功，比表哥表妹勤奋许多倍。到十六岁时，她五古七绝、四书五经、稗官野史、琴棋书画，凡兴致所至，无不涉猎。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多长本事，以期早一天独立，离开这个家门，让姑姑结束这种苦闷的日子。

如果说，六岁前的琛儿认字读书，是受父亲影响；那么，来到扬州姑姑家后的琛儿苦读诗书，则是抱定了使姑姑早日脱离苦海的念头。

春夏秋冬，日月星辰。

琛儿在一年四季循环往复、不断交替中，渐渐长成一个楚楚可人的青春少女。但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双饥渴的眼睛，正暗中贪

婪地将她窥视；一颗邪恶的心，每时每刻都在觊觎她青春正美的身体。

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夜已深，府内各屋的灯光都已熄灭，整个府邸一片寂静。正值青春年少的孩子，上了一天课，又累又乏，头挨上枕头，就进入了梦乡。此刻，琛儿睡得那样香甜，她根本听不到、也想不到，会有人来拨自己房门的门闩。门闩正被轻轻地、一点点地拨动。

门闩终于拨开了。

门被悄悄推开，又悄悄闩上。来人蹑手蹑脚走向熟睡的汪一琛。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想了琛儿姑娘多时的姑父。他悄悄走向少女的床，先是借着月光贪婪地端详她年轻娇嫩的脸庞，然后饿狼般扑到她身上……

刺耳的尖叫声，惊醒了琛儿的姑姑、表哥和表妹，以及府里其他人。但是，只有姑姑、表哥和表妹，循着声音急慌慌跑到汪一琛的屋前，不顾一切地将门撞开……

琛儿因姑姑、表哥和表妹的及时赶来，没有被摧残。然而，这个深宅大院，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待下去了。

姑姑能做的，就是将自己所有的私房钱和一只上好玉镯，偷偷掖给汪一琛。她要侄女远走高飞，再也别回来。她还千叮咛万嘱咐，说汪姓她们家这一支，只有她这一个血脉，不管怎样都要好好活着，她说只要琛儿活着，自己就有盼头。

十六岁的汪一琛，怀揣姑姑给的盘缠，怀揣一颗凄苦的心，连夜离开扬州。她知道，只要自己不离开扬州，那个畜牲就不会放过自己，多待一时，就多一分危险。

可是，天地茫茫，她往哪里去？哪里才是安身立命之地？

正在东南西北不知去往何处时，私塾先生曾说过的北京有个“女高师”、专招女孩子的话，让汪一琛的头脑灵光一闪！对，到北京去。

她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厚实的国文功底，使汪一琛如愿考取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柳丝拂拂、绿荫蔽蔽，花团锦簇、香气阵阵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里，曾经充满年轻姑娘们的朗朗笑声；那里，曾有那么多政治雄辩家如李大钊、陈独秀，那么多文豪如鲁迅、许寿裳，在学校的讲台上，议论人生、指点江山，谈笑风生、慷慨激昂。

可如今，那里已经不属于自己。

汪一琛回忆着往日的一切，重重叹息了一声，忍不住潸然泪下。

唉！接下来该怎么办？同学们牺牲的牺牲，入狱的入狱，为数不多的像自己这样幸免逃脱、幸免未死的，也是回家的回家，投奔亲戚的投奔亲戚，只有自己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有亲戚不能投。她曾想过离开北京这座沉闷的死城，到革命风起云涌的南方，开辟未来新生活。但是，她手中已经没有足够的铜板，来支付去南方的费用。进京三年来，她是靠姑姑临别前赠予的那些钱物，以及给报刊写稿赚点稿酬，省吃俭用，维持自己的求学生活。现在，她兜里的铜板已经所剩无几，就连吃饭，恐怕都维系不了几天。

我该怎么办？

一个又一个问题，困扰着汪一琛，使她脑袋发胀。她慢慢坐起身。这时，一抹斜阳正透过蛛网封闭的窗户，照射进来。

“噢，又一个黄昏来临了。”就在她自言自语的时候，肚子里发出咕咕的叫声，伴随着这咕咕的叫声，她的胃也在隐隐作痛。这时她才意识到，已经两天滴水未进了。

汪一琛站起身，在自己那个柳条箱——这是她唯一的家当——前蹲下。她打开柳条箱，从里面拿出一个红色小绸袋，从里面取出一个铜板。她盯着手中那枚铜板看了良久，最后又默默将它送回绸袋。

“就剩这点钱了，必须用在最关键的时候。”汪一琛心里这样对自己说着，把绸袋放进箱子，然后将箱盖合上。她走出小屋，到门房老人那里讨了一碗热水喝下。离开门房时，她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报纸，便跟老人借了来。

回到小屋，汪一琛百无聊赖地翻阅着报纸。突然，她的目光被报纸右下角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念出了声：

兹欲聘一位家庭女教师，月薪三十块现大洋。要求：有良好的国学功底，年轻端庄，性情温和。教授对象：七岁女童。有意者，请发电报至直隶郊县白口镇白府刘淑贞女士。

汪一琛将这则启事翻来覆去读了数遍，又将报纸日期反反复复看了数遍。当她确定的确是昨天的报纸时，就像溺水之人忽然发现了一块木板，竟激动地哭泣起来。

哭过之后，她开始在狭窄的小屋中来回踱步，边踱步边思考。许久，一个决定在脑海中形成：应聘这份工作。她马上从柳条箱里取出纸、笔，伏在箱子上开始拟写报文。

此刻，她想得到这份工作的愿望，是那样强烈！

3

直隶郊县白口镇，地处华北平原东部，东临渤海，北倚京津，距北京三百多公里、天津一百七十里，离塘河港一百六十多公里。这里没有山峦、丘陵，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在这片土地上，密布的河流长年累月奔流不息，清凉河、海河就是其中的两支。

由于白口镇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加之良好的自然条件，因此，它逐渐成为附近地区的商业中心。清朝末年，清政府就在这里设立了邮政支局，二十世纪初，津浦铁路修建后在此设站，交通变得更加方便。

白口镇最显赫的人家，当数白府。

白府现在的当家人，是白瑞轩。

白氏是个大家族。明永乐年间，朝廷准备迁都北京。为充实京畿一带人口，繁荣京畿一带经济，朝廷颁发了“徙大姓实畿辅诏”，强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大户人家迁往河北。白氏一族在族长的带领下，经

过五六百里的长途跋涉,由山东迁至直隶郊县白口镇。他们在这里拓荒耕耘,安家立业,繁衍生息。清朝末年,白府家道达到鼎盛,大半个白口镇都属白氏家族,在京津两地开有银号、茶庄、店铺、工厂,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传十几代人。其间,几经战乱,到了白瑞轩父亲这一代,族谱已经失散。好在白氏祠堂还在,由宗族长者主持的会议和祭祀活动,一直坚持、延续,而白府“忠厚传家久,诗书日月长”的治家理念,多少年来,一直赢得白口镇方圆几十里百姓的敬重与赞叹。

汪一琛在白口镇火车站下了火车,直到望不到火车的影子了,她才挪动脚步,朝出站口走去。此刻,她内心忽然不安起来,全然没有了刚接到回电时的那份激动。直到这时,她才想到早就应该考虑的问题:聘请自己的这位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容易相处;她家男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倘若也像姑父一样禽兽不如,自己可真是出了虎穴,又入狼窝。想着这些问题,汪一琛不由打了个寒战,感到自己应聘这份工作有点草率。

正胡思乱想着,耳边传来请她出示车票的声音。

汪一琛蓦然一怔,但随即就反应过来。哦,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出站口。

汪一琛出了火车站,在站前的小广场驻足,四下张望。看着一个个从面前经过的人,她真希望有人朝自己走来,先询问自己的姓名,然后说是来接她的。可是,她知道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为囊中羞涩,她动身之前,并没有给刘淑贞发电报,告知自己的行程。

周围生意人的叫卖声、等待拉活的黄包车车夫,以及来来往往的贩夫走卒,使小镇显得既热闹又温馨。是的,这里的气氛确实让人轻松,不似京城,要时刻提着心吊着胆,时刻被恐惧笼罩着。然而,汪一琛的心并没有真正轻松,她从心灵深处感到孤苦、凄凉。

汪一琛的穿着十分简朴:淡蓝色的棉布旗袍,外面罩件米黄色呢子大衣,颈上围条白色围巾。这样的装扮,在京城极为普通,但在这乡下小镇上,还是显得洋气了。她是那样与众不同,让当地人一看便知

是从大城市来的外乡人。她站在那儿,引得许多人注视、回眸。在这样的注视、回眸下,汪一琛感到周身被孤苦、恐惧包裹了。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孤零零地在外游荡,再想回到原来的轨道,是那样艰难。

良久,汪一琛才挪动脚步,慢慢走向不远处几个等待拉活的黄包车车夫。

她在一位面带憨厚之相的车夫跟前站定,给他鞠了个躬,说:“您好!请问白府离这儿有多远?”

车夫打量着学生模样的汪一琛,咧嘴憨厚地一笑,说:“噢,小姐这是要去白府啊。请问是去小白府,还是大白府?”

汪一琛一怔,心想白府怎么还有大小之分?这样想着,嘴里便说了出来。

车夫又是一笑,说:“大小白府是我们本地人私下的说法,为的是不让客人走冤枉路。小白府就在镇上,是白府主人处理事务的地方,从这儿沿街直走,用不了一袋烟工夫就能到。说它小,是跟白府大宅子相比而言,占地少,也就几分,一个四合院;大白府在白口村,离镇上六七里地,那可是占地一百多亩、好几进的大庄园,我们也要走上一个多时辰才能到。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去小白府,还是大白府。”

汪一琛想了想,说:“白府太太刘淑贞女士,应该住在大白府吧?”

“那是自然,女眷嘛。”车夫奔儿都不打一下地答道。

“那我去大白府。”汪一琛说着,微微皱了皱眉头,犹豫着自言自语道,“我是自己走过去,还是坐车?”

车夫见汪一琛犹豫不决,便说:“小姐不是本地人吧?这年头世道不太平,一个女孩子孤单一人,走六七里路,不稳当啊。还是拉你过去吧,你花几个钱,图个稳当;我出点儿力,图挣俩大子儿,两好。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车夫憨厚的模样,以及他话语的实在,让汪一琛感到踏实。她点点头,把自己的柳条箱递给车夫。车夫将箱子放好,然后请汪一琛上车。

车夫拉着汪一琛，很快就出了热闹喧哗的白口镇，拐向一条黄土大道。

此时此刻，坐在车上的汪一琛思绪万端。一会儿是姑姑悲戚的面容，一会儿是血流满地的游行场面，一会儿又变幻成姑父狰狞的模样……

时令已是阳春四月。然而三年来，汪一琛只要一想起那个夜晚，不论在什么样的季节，都会不寒而栗。

一路上，汪一琛默默地为自己祈祷：祈求佛祖保佑她即将遇到的，是个好主家；祈求自己在这里，平安顺利。

太阳渐渐偏西了。汪一琛抬眼望去，前面不远处，一条宽宽的河流呈现在眼前。已经解冻的河面极其平静，在夕阳照射下，发出亮晶晶的光彩。一座拱形石狮子桥横跨河面，夕阳中，那一尊尊石狮子雕塑，似乎想对过路人倾诉什么。

“大哥，这条河的名字是？”汪一琛问。

车夫仿佛懂得汪一琛的心，他回了一下头，说：“河，叫清凉河；桥，叫清凉桥。小姐，过了清凉桥，最多再走上三四袋烟的工夫，就到白府啦。你到白府是走亲戚吧？白府可是白口镇方圆几十里最显赫的人家，白府主人也是一百一的好地主，从不克扣、刁难租种他家土地的佃户，逢上灾年，还对咱穷百姓开仓放粮呢。”

车夫这番话，使汪一琛心头那块重重的石头落了地。她还想从车夫嘴里了解一些关于白府的情况，想想不妥，便将已到唇边的话咽了回去。

车夫在一座高大、气派的漆黑大门前停了下来，说声白府到了，便将黄包车的把手慢慢放下。

汪一琛下了车，一边付车费，一边道谢。车夫接过钱，说声不谢，拉起车一溜烟跑走了。

汪一琛打量着面前这座气派而庄重的屋宇式门楼。这是一座坐北朝南、面阔三间的大门，门扇的左右上角，各有两组如意状砖雕，门槛宽大，门板厚重，气势非凡；大门两侧各有一间倒座儿南房；门楼帽

分上中下三层,以砖雕为主,砖雕呈“八蝠捧寿”图样;青瓦铺成的屋顶为“歇山式”,屋顶正脊两端饰有“鸱吻”,图样如鱼似虬,惟妙惟肖,内饰流云游龙,造型庄重静雅;在屋顶的四条垂脊上,设置灵兽和仙人等饰物,形状各异,数量对等;大门上方,挂着一块横匾,上面用隶书写着“白府”两个遒劲的大字;漆黑的大门两边,立有两只雕刻精美的系铃抓珠石狮子。

“好气派的门楼!”汪一琛心里这样想着,缓缓地、一步步迈上高高的台阶。

她在那两扇漆黑的大门前提住脚步,拽住大门上闪着金光的圆形铜质虎衔门环,叩了几下。

许久没有动静,她便又叩,叩门的力量也加重了一些。

工夫不大,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位五十开外的男人走了出来。他身着黑色长袍,外罩一件对襟短衫,老实厚道的模样。他先是打量了汪一琛一眼,然后客气地问道:

“小姐,您找谁?”

自从被学校撵出后,汪一琛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更是滴水未进。刚才在黄包车上坐着,饥饿感还不明显,而此时此刻,腹内无食导致的心慌、腿软,一阵强似一阵地冲击着她。但她还是努力对面前的男人笑了一下,说:“我找刘淑贞女士。”

“您是……”

“哦,我叫汪一琛,”汪一琛忙说,“是应刘女士之聘,前来上任的家庭教师。麻烦您给通禀一声。”

男人一听,恍然大悟似的,连连点着头,语气也更加客气地说:“好,好的,您稍等片刻。”说完,转身进了大门,并顺手把大门带上。

工夫不大,大门又开了,出来的还是刚才那个男人。他脸上挂着笑容,接过汪一琛手中的箱子,连声说着请进。

进了大门,迎面是一座古朴庄重的影壁。影壁分上中下三个单元,上面是墙帽,有屋脊和檐头;中间为影壁的主要部分,雕刻着“丹凤朝阳”图案;下面是用大理石垒成的基座。

这是一个富丽豪华的三进四合院院落，建筑风格仿明朝。过了影壁，再经一个月牙门，便是外宅，或称前院。前院稍小，以倒座儿房为主，主要用作门房、客房和会客厅；内宅用一道带墙帽的砖墙与外宅分割开来，内宅外宅之间有一道做工极其讲究的垂花门。沿垂花门左右两侧的抄手回廊，便可进入内宅。抄手回廊建在正房和东西厢房的前面，敞开式，廊子里绘有彩画。沿抄手回廊，能方便进入每一个房间，即便是雨天，也不妨碍人们走动。

白府三进宅子的正房，均坐北朝南，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正中一间开门。第一进院子正房的后面，建有一排后罩房，是白府未出阁的姑奶奶们的闺房，有时家里来了女宾客也住这儿。院子北部有个花园，花园内建有小桥流水、假山凉亭，种满花草藤萝。那个六角凉亭里有个石桌，桌上刻着一个棋盘，老东家在世的时候，经常同亲朋好友在那里品香茗，摆棋对弈。如今白府当家人白瑞轩的一手好棋，就是在这里跟父亲学成。花园里不但种着花草，府里的仆人还在这里开了几畦菜地，他们按照时令变换，种些豆角、茄子、韭菜、大葱、大蒜之类的蔬菜，花园因此又多了一分别样风情。园中有眼甜水井，井上架着轱辘，白府祖祖辈辈吃的，就是这口井里的水。白口镇地处盐碱地带，能打口甜水井十分不易，而白家能在自己院中打出甜水井，不得不说是祖上有德。

汪一琛在那个男人的引领下，来到前院会客厅。厅内家具不多，但件件雅致古朴，透着不动声色的奢华。迎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八仙桌，两把太师椅摆放在桌子两侧。八仙桌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中堂，是仿明朝后期著名画僧宋旭笔法的《柳荫垂钓图》。画面上，只见高山巍然，林木苍翠，怪石嵯峨嶙峋；群山间，有数处楼阁房舍，碧瓦翘檐，有的楼窗洞开，露出帷幔帘卷，似有人临窗观景，间杂茅棚矮房，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一湾流水绕山而流，由窄而阔，似一幅素雅的绸缎；一座小木桥横跨在小河上，微风中，岸边柳丝垂拂，万种风情；河边有一株歪脖柳树，苍劲有力的树干，斜斜地伸向河面，垂柳枝下，一只带篷的小木船，静静地泊在水上，一个老渔翁头戴宽大的斗笠，盘腿